

人生啊 色彩缤纷



春风文艺出版社

人生啊色彩缤纷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人生啊！色彩缤纷
Renshenga Secaibinfen
春风文艺出版社 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 发行
丹东印刷厂 印刷

字数: 304,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13 \frac{1}{8}$ 插页: 2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500

责任编辑: 潘照坤 责任校对: 刘文英
封面设计: 李国盛

统一书号: 10158·818 定价: 1.30元

目 录

一个勇于探索的改革者·····	崔 梅 (1)
合同厂长·····	赵海俊 (32)
志 气·····	张 琳 (41)
淘金人·····	李继伦 魏德广 (51)
“累赘户”李克学翻身记·····	国 兴 (65)
“第四等公民”·····	孙 承 牛 童 (77)
局长与珍珠·····	史 航 (86)
更高地飞翔吧，沈阳的金凤凰·····	邓荫柯 (116)
命运与天才之间·····	郭东斌 沙秀敏 (135)
人生啊！色彩缤纷·····	徐光荣 (157)
蓝色的梦·····	侯学志 陈乃文 (171)
角力中原·····	李继伦 (194)
心理学者的足迹·····	赵铁军 (208)
风云恋·····	蓝长春 (223)
生命的使者·····	赵郁秀 (233)
柔道冠军出颖记·····	于化龙 (248)
火车头在逆风中奔驰·····	康启昌 (271)
牧夫座的星·····	朱桂琴 (284)
冲击的赞歌·····	唐 纪 (298)

军政委的胸怀·····	时 明 (311)
生命的时针·····	毕振东 司家成 (329)
尽在不言中·····	谢怀基 李光伟 (358)
一片雪花·····	刘志清 (366)
他献给人们一颗绿色的宝石·····	陈瑞周 (378)
虽然素不相识·····	谢怀基 李峰耀 (393)
故土情深·····	李耀卿 (405)
编后记·····	(417)

一个勇于探索的改革者

崔 梅

在这里我将向你们报告的，是一个受命于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普通厂长；一个勇于探索的改革者；一个带着缺点和伤痛的无畏战士；一个在强大的舆论漩涡中自强不息的泅渡人。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然而，林木皆秀，风又奈何之？

这便是我写本文的初衷。

一个众说纷纭的厂长

暮春，地处荒僻山区的朝阳，天气燥热。一阵阵热风打着旋儿呼啸着，刮得黄尘蔽日，纸屑、煤灰漫天飞舞。

我冒着风沙起早来到朝阳重型机器厂。一眼看到那油绿清新的厂大门，不由心神一振，耳目如洗。厂院里繁花似锦，绿茵如织，杨柳拂面，花香扑鼻，鱼池清爽，假山幽静，一幢幢建筑物造型美观大方，色彩和谐明朗。这哪里象个重工业工厂，分明是一座美丽的花园。难怪外商誉它为“绿色工厂”，真是名不虚传！

美的环境，美的享受。美，陶冶着人们的性情；美，净化着人们的灵魂。在这里，你会感到自己也为绿汁所染，浑身清翠透明，焕发出勃勃生机、无穷力量；在这里，你会感到生活

是那么可爱，你会燃起火一样的劳动热情，去追求美好的未来。

这样的工厂谁不爱？你看，七点刚过人们就上班来了。蓝色的工作服在绿色的大门口汇聚，象一条蓝蓝的春水源源流向各个岗位……

是什么因素，什么力量促使这里的主人们在昔日被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场”的废墟上创造了这童话般的世界？

“因为我们有王亚忱这样的厂长。”一个工人热忱地对我说。

王亚忱？噢，听说过，一个外界众说纷纭的人物。那么在厂内呢？

“他呀，没说的，乔光朴式的人物。”

“他？哼，不就是会罚吗！”

“他，德威并施，是个好厂长。就是爱独出心裁，干些越轨事，让人捏着把汗。”

“他——独断专行，家长作风……嘿嘿，最大特点是爱出风头！”

“他，嘻嘻，是个‘美厂长’！”

“他，牛哄哄的，外号‘牛厂长’！”

也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他来了，迈着细碎的步伐，从浓荫深处走来。他中等个头，敦敦实实，深蓝色的衣裤挺括熨贴，油黑的头发一丝不乱，轻便皮鞋乌黑锃亮，宽宽的额头下，一双眼睛看人时微微眯起，藏起眼神的锋芒，紧抿着的嘴角挂着微笑——怎样形容这种微笑呢？含蓄、深沉、坚定、自信，还是清高、自负呢？反正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就是……唉，说不好！

我随他走进办公室。这里也和他本人一样，整洁清爽，别具一格。一盆枝叶婆娑的文竹优雅地摆放在写字台的一角。墙上挂满各种图表：“工时分析图”、“质量信息分析”……触目是信息，比比是数字。记事板下端有三块白色小牌，依次写着：“每日检查一项工作”、“每日深入一个单位”、“每日研究一个办法”。墙根立着个柜式资料储存器。早听说王亚忱有个电脑，想必就是它了。我请他操作一下，开开眼界。

“这是我从幼儿园的电控教具那儿受到启发改制的。这里边储存着一百多套图表资料，想找哪份，只要按一下这个电钮。”说着，他按了一下开关，指示灯没亮。“开关坏了。”他抱歉地一笑，伸手握住摇把哗哗地摇起来。一张张图表在玻璃屏上显示出来。有意思，手摇式“电脑”。我不由得笑了。他也笑了。

电话打断我们的笑声。他抓起听筒听了片刻，说：“可以。请按规定付款。”说着，左手拿起另一部电话机，要通车库。“我同意拉废渣的车给×××拉砂，按规定收费。”啪，左手的电话挂上了。指令已经发出，而那请示的电话还在罗嗦。

笃笃笃，敲门声。一个青年走进来，双手送过一张调车单。王亚忱看了一下点点头，又打量着他说：“请把鬓角理一理，明早八点来这里报到，我要检查。”年轻人的脸红了。“三十来岁了，应该懂得什么是美。好，就这样，你可以走了。”

一个中年人推门而入，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王厂长，这次出差让我去吧。在家我怕主持不了工作。”“工作能力是练出来的。上次你已经出去过，这次按原来的决定办。”中年人

还要磨叽，王亚忱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这是我个人意见，你再找人事科商量一下。好，就这样，你可以走了。”

望着中年人走出去，王亚忱回头对我说：“别看他粗粗拉拉的，工作挺好，而且多才多艺，会拉胡琴、会唱歌，唱得还不错呢……”话音未落，一个青年抱着一摞书彬彬有礼地走进来。

“王厂长，这是您要的《工效学》。”

“好，谢谢！”王亚忱接过书翻看一下，说：“请再帮我找本浅显的。”

“我马上就去。”

“好，谢谢，你可以走了。”

随着敲门声，保卫科长叼着烟斗走进来。“王厂长，公安局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再和他们商量一下，态度要好，要讲道理。”

“我昨天和他们……”

“情况我已清楚，你去办吧。好，就这样，你可以走了。”保卫科长一边不情愿地向外走，一边回头嘟囔：“真气人，这案子是咱破的……”

笃笃笃，铃铃铃，铃铃铃，笃笃笃……

王亚忱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一个厂长兼党委书记的业务。他干脆利索，语言精确，象电文一样简洁。十分钟处理了六件事，平均一分六秒一件。

这是怎样的效率呀！在这里，我听不到许多领导干部共同的口头禅——研究研究；在这里，我看不到泡蘑菇、扯皮、摆龙门阵。在这里，我看到的是厂长的权威和能力；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令人激动的高频振动。那是时代脉搏的跳动。是啊，人类社会已经不是用分、秒来计算速度，难道我们还能安于老牛

拉破车，悠悠然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我由衷地赞扬起他的工作效率。他却摇摇头，沉重地说：“西德有个米勒斯公司，条件和我们厂相似，效率却比我们高五至八倍！”

我对他说，我们是在废墟上起步，象他们厂这样已经不错了。他却苦笑了，“不错？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工厂还差得远哪！”他轻叹一声，眼神中流泄出忧戚和焦虑。大约不愿让我看到他情绪的波动，他把视线投向外边。

窗外，风过树梢，叶声飒飒。明亮的阳光透过洁静的玻璃射进来，勾勒出他整个面部的轮廓，线条异常刚硬，脸上几处亮点异常清晰。他象陷入了难以解脱的沉思之中。

时间在流逝。对于我，这是一个需要填充的空白；对于他呢？这个众说纷纭的人物，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

日 商 的 挑 战

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有这样的時候：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甚至一句话，会一下子点燃生命的引信，使你的思想在瞬间激烈膨胀，爆发出耀眼的火花，照耀你去成就一生最辉煌的事业。

在王亚忱的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件事……

仲秋时节，天气凉爽宜人。即使重工业城市的沈阳，空气也格外清新。中山广场辽宁宾馆前，两个漫步的人不期而遇。

“欧哈呦。”矮胖的日商向迎面走来的一位四十六、七岁，精明洒脱的中年人问候。

“欧哈呦。”中年人彬彬有礼，日语说得挺流利。他就是新上任的朝阳重型机器厂厂长王亚忱，此时，正在省企业管理

学习班学习。

似乎都想接触一下对方，他们边散步边交谈起来。款款的协和语象两条来自不同源头的小河，暂时汇流到一起。

秋空湛蓝湛蓝。明丽的太阳。白亮的云朵。阵阵微风送来清淡的花香。一对飞鸽撒下一串清脆的哨音。他们象一对朋友，和谐地谈着，从日中关系、贸易往来谈到工业发展。

“我们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潜力大……”

“不，按土地面积计算，我们人多。但是，我们的工业很发达，显得人不多。”日商胖胖的脸上露出骄傲的笑容。

“我国工业正在发展，很快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日商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您说社会主义好，假如把我们的工厂交给你们的工人和经理来干，你们能行吗？”

挖苦、嘲笑、挑战！

王亚忱一下收住脚，转向日商。

沉默。沉默。一秒、两秒……他宽宽的脸膛威严庄重，魁梧厚实的身躯象一堵不可穿透的墙。他眯起双眼盯着对方，片刻，沉重自信地回答道：“现在还不能，不久的将来一定能！”

多么科学、多么有力的回答。可是，他此时自己却难过得想大哭一场。为什么？就因为一个堂堂社会主义国家的厂长面对资本主义商人的挑战静默的那个片刻！

片刻，只有三秒、四秒，只在弹指间。可是，它却那么沉重、那么持久地压在王亚忱心上。

一九四六年春天，阳光象蒙着尘土，灰涂涂的。在吉林省双辽镇萧条的黄土路上，一辆自行车贴着地皮飞驰。骑车的是个十四岁的孩子。他身穿蓝色更生布干部服，头戴朱德帽，腰

扎宽皮带，清秀的圆脸上汗水涔涔，一双乌亮的眼睛有些发直，透射出孩子气的倔劲。

他就是少年时代的王亚忱。他出生在双辽镇一个小商人家庭。从懂事起，那充斥着小镇的贫穷、落后、愚昧，便深深刺伤了他稚嫩的心灵。他很少出门，躲在家里看书，在神话故事里寻找美丽的乐园。他幻想着自己能成为三头六臂的巨神，带着天兵天将把家乡小镇变成美好幸福的天堂。解放军开进双辽镇。他眼睛亮了：哦，原来他们就是天兵天将！他心中燃起渴望和追求的烈焰。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背着父母，钻出温暖的被窝，参加了革命。此刻，他正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

车轮在飞转，他穿过国民党封锁线，冲进火车站，把中共双辽城关区委的重要指示及时送到被堵截在那里的同志们手中。在凯旋的路上，他被敌人抓住。杯口粗的棍子凶残地在他单薄的身躯上起落，他不低头，不开口。血，孩子的血，青春的血，从一道道创口流出，浸透了衣衫，滋育着他心中那颗理想的种子……

生命和鲜血织出了满天绚丽霞光，他迎着初升的朝阳，带着虎虎生气，迈进新中国的大门，在度过了建国初期那些令人振奋的轰轰烈烈的日月后，他又走进一个更加红火的年代。

那时，亿万人民每天在高分贝的豪言壮语中欢呼雀跃，激情满怀，在令人目瞪口呆的高指标、新数字面前头晕目眩，勇往直前。古城朝阳要被人们的热情溶化了，在这里要建个中型现代化城市，以八里堡为中心建八个大转盘，八朵葵花，朵朵向阳。王亚忱的热血沸腾了。他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单枪匹马到大营子开铁矿。头顶是火热的太阳，草丛中蝈蝈扯着嗓门大喊大叫：“滋啦啦！滋啦啦！”——来到了！来到了！真的

吗？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共产主义来到了？做梦吧？不！你看，小高炉林立，火光冲天；翻地三尺，亩产万斤；砸锅化铁，共产共餐。他激动不已，步子越迈越快，顾不上擦擦汗，歇歇脚，豁出这一百来斤，进行最后的冲刺！血和汗一起流，苦和乐辩证地统一。数字随着时间在奇妙地变化：一年半过去了，铁矿由一人膨胀到一千五百人；又是一年半过去了，一千五百人压缩成零——铁矿下马了。成吨的汗水浇灌出一个负数。他痛心、迷惘。心中理想的种子刚刚拱破尘土，吐出嫩芽，便在高温下蔫巴了……

没等他从迷惘中清醒，“文化大革命”一闷棍使他失去方向。他没想到，少年时代为革命立的功竟成了罪状。他——地区工业局计财科长也和别的干部一样，象烤炉里的烧饼，被来回翻个折腾。自己被批判，还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别人。到干校、插队、最后来到重型机器厂。举目四望，厂区一片萧条，没有人生产，到处都在打“内战”。他仿佛又看到了解放前自己家乡那个小镇……他有一肚子问号，一肚子话，却没有勇气说出来。沉默、沉默，他在沉默中遵守着自己的座右铭——“使劲干”。他站在车床前向师傅学习看图纸；他背起电工三大件查线路；他开着叉车到处领料送料……他不许自己闲着，让汗使劲流，把青少年时代的理想深深埋入心底，象炭火被埋进灰烬……

啊，“断翅方识苍桑道，舔血抚伤痛何如”！沉痛的回忆，自己抚自己的伤，自己吮自己的血，这痛苦令人心悸！

社会主义从最初的思想萌芽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在理论上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的研究，在实践中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考验，它被证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有史以来最优越的社会制度。无疑，它的生产力也应该是最先进的。那么，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工厂，若与资本主义国家同等

条件的工厂相比较，应该生产效率更高，质量更好，成本更低。若不然，你对人家说社会主义好，人家怎么能信？你自己也不仗义！这还配叫社会主义工厂吗？党的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犯的 error，坚冰已破，航向已正，心头的死灰已被春风拂去，信念炭火正在复燃。王亚忱，你还徘徊什么？等待什么？徘徊就意味着理想的动摇，等待就意味着永远背负耻辱。部队在发起冲锋时需要的是不怕死的战士。今天，真正的战士应该首先从等待中站起来！

神圣的责任感、骄傲的荣誉感与沉重的耻辱感交织着，燃烧着，迫使他面对现实，立下铮铮誓言：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朝阳重型机器厂成为合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厂！让更多的产品走进国际市场，赶上和超过同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工厂！”

一次新的拼搏，一次迅猛的冲刺，从此开始了……

他仰望夜空，一颗小小的流星划过，留下一道耀眼的光明……

艰 难 的 启 动

深秋，王亚忱从学习班毕业了。他象一部憋足劲的发动机，要启动了，要带着“朝重”呼啸着前进。然而，他却一头栽进棉花包里。

早晨，一天的黄金时刻，常委们要雷打不动开碰头会，坐在一起“搞乱线头”，“拣芝麻粒”。会议在“研究研究”中开始，又在“研究研究”中暂停。时间在“研究研究”中流逝，领导干部的聪明才智在“研究研究”中淹没，人的意志在“研究研究”中消磨……

职能科室——工厂的四梁八柱，忙于踢球。你踢个边界球，我来个射门。一筐螃蟹你夹着我的腿，我钳着你的脚。谁也干不了事，谁也抽不出腿。工作在推诿中耽搁……

车间自成一统，党支部书记可以随便修改厂长的指令。大撒十指，形不成拳头。生产在谁都负责又谁都负不了责的状态中减速运动……

职工队伍犹如一盘散沙，人们的思想混乱，在打破偶像崇拜后，也失去了信念。当然，也有人干着急使不上劲。

这种局面该结束了。没有渠道，漫流的水汇不成江河，流不进大海。王亚忱在历史的转折时刻，充分大胆地正视自己的夙愿，把心中酝酿已久的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工厂管理法》的建议提交给党委。

建立《工厂管理法》？有中央文件吗？有上级精神吗？有典型引路吗？有……

没有，没有！除了需要，什么也没有。

那就等吧，别出乱子！别自找麻烦！别……

不行，等不起呀！有三中全会撑腰，不怕！

党委书记罗彬支持他！党委会支持他！

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朝重”的《工厂管理法》冲破重重阻力诞生了。随后，《职工守则》、《企业管理十条原则》、《文明礼貌公约》等二十多种厂规厂法相继诞生。

党政分家了。以厂长为首的生产指挥系统形成了。全厂上自党委书记、厂长，下至每一个工人，人人有岗位，人人有责任，人人都在严格的制度、严明的纪律约束下工作。

无休无止的“研究研究”结束了。

对那些踢球的、扯皮的、消极怠工的、暮气沉沉的、假公济私的、有令不行的、有权不使的、有责不负的各级领导干

部，厂党委顶着迎头风把他们坚决撤掉，将几十名有事业心、有干劲、年富力强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

“高速公路”筑好了。王亚忱这部发动机可以启动了，可以冲刺了。可是，他又一下子撞到墙上。

铸造车间有个工人不服从车间主任调配，影响浇钢十五分钟，给生产造成损失。车间主任按制度规定让他停职检查，每天只发五角钱生活费。这个工人有恃无恐，不但拒绝检查，干脆不上班了。王亚忱站起来为车间主任撑腰，那个工人也不示弱，搬出他在某要害部门当领导的亲属向厂里施加压力。上级某领导打来电话：“亚忱，别处分了，教育教育算了！”

制度与权势狭路相逢。正气与歪风碰溅出火星。全厂三千多双眼睛看着王亚忱。王亚忱心中刮起十二级台风。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几年前，他曾在全厂老大难——热处理工段蹲点。工人上班时不干活，扯闲篇。他催促他们干活，有人把头向加热炉一摆：“还没到时间。”他没说啥，心想，欺我不懂技术，好吧！他利用一切时间拼命钻研，硬是把热处理方面的技术问题啃下来了。他满以为这下可以指挥工人了。可是，当他半夜走进车间一看，夜班工人鼾声响成一片，头都睡扁了，在加热炉里加热的工件早已超过时间。没有规章制度，谁听他的！他一气之下把地上的鞋划拉划拉抱走了，留下一张条：“请到办公室取鞋！”……

今天，规章制度有了，然而堂堂厂长在职权范围内按制度处理一件简单的小事，竟变得如此复杂。权势加关系筑成的墙好比拦路虎，逼着你仰着权势的鼻息说话，循着关系的经纬办事。岂有此理！难道规章制度在社会主义企业里行不通？难道我们只能靠没收工人的鞋来指挥生产？难道真的没有本事？日商赠送的鞭子又在他面前飞舞，无情地嘲笑他，抽打他！

“啪！”他一掌击在桌上！他被激怒了，恨不得一头将横在面前的这堵墙撞个大窟窿。

他面对全厂，面对全社会斩钉截铁地宣布：“如果×××再不检查，不上班，立即除名！”

限期的前一天，那个工人上班了，写出痛悔的检查，张贴到厂子东、西、南、北四个大门上。

王亚忱笑了。他硬是把那堵墙撞倒了。

然而，撞倒了墙又碰上网——一张由强大的舆论结成的恢恢大网。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清晨，他迎着灿烂的朝阳走进厂大门。厂院里处处萌动着绿意。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早春的空气清新、醉人，带着浓重的寒意。他走着走着，越走越感到厂内气氛不对头。人们脸色阴沉，目光忧郁，熟悉的人见面也不打招呼，头一低匆匆走过。还有的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嘀嘀咕咕。他如坠五里云雾。

他走进办公室，翻开昨天下午没来得及看的报纸。蓦地，在一份中央级大报的头版显著位置上，一则消息和一篇短评吸引了他。看着看着，他额上青筋暴跳，“噎！”他的拳头狠狠砸在桌上。“哗啦”，报纸被他推到一边。他做梦也没想到，报纸上竟点名批评他们厂重罚工人，报道中事实有出入，短评中的指责毫无道理。他象挨了一闷棍，既愤怒，又发懵。

一九七八年，全国实行奖金后，他想，目前，我们的职工思想觉悟还没达到一定水平，光奖励不行，对于出事故、出废品、违章乱纪的人应该根据造成的损失大小和错误情节轻重进行程度不同的经济惩罚。奖和罚是相辅相成的，缺了一方，另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就在很多单位的领导慷国家之慨，滥发奖金，甚至突击发